

新世纪文学方阵·散文方阵

Xinshiji
Wenxue Fangzhen Shanwen Fangzhen
多情人不老



刘绪贻◎著



人民教育出版社

新世纪文学方阵·散文方阵

Xinshiji 多情人不老
Wensue Fangzhen Shanwen Fangzhen
——刘绪贻散文集



刘绪贻 赵晓悦◎选编



人民出版社

策划编辑:张文勇

装帧设计:肖 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多情人不老/刘绪贻 著. —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2.5

ISBN 978-7-01-010867-4

I. ①多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80044 号

多情人不老

DUOQING RENBULAO

刘绪贻 著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16.25

字数:250 千字 印数:0,001-5,000 册

ISBN 978-7-01-010867-4 定价:36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,如有印制质量问题,我社负责调换。

服务电话:(010)65250042

题 辞

好几年来,我就考虑到把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著作以外的一些抒情、感怀文字,选择其中稍有保存价值的、值得人们得暇时看一看的若干篇,组合起来,出版一本散文集。但是,文学界对于什么是散文,似乎颇有争论,并无一致的意见,而我又不是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人,怕说外行话,怕做外行事,因而就感到了“选择”的困难,担心我选的不是散文。最近,我请教了《辞源》和《辞海》。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的《辞源》修订本上册第1348页“散文”条云:“文体名,对骈文而言。……现代指与诗歌、小说、戏剧并称的文学体裁。”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8月出版的《辞海》(1979年版)缩印本第1471页“散文”条云:“中国古代,为区别于韵文、骈文,凡不押音韵、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,包括经传史书在内,概称散文。随着文学概念的演变和文学体裁的发展,在某些历史时期又将小说及其他抒情、记事的文学作品统称为散文,以区别于讲求韵律的诗歌。现代散文是指与诗歌、小说、戏剧并称的一种文学体裁。其特点是:通过对某些片断的生活事件的描述,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,并揭示其社会意义;篇幅一般不长,形式自由,不一定具有完整的故事;语言不受韵律的拘束;可以抒情,可以叙事,也可以发表议论,甚或三者兼有。”

收入这本散文集的文章,可以说都是符合上举《辞源》和《辞海》对于散文定义的界定的。我们在选文时,感到有些文章可能篇幅长了一些,但《辞海》只是说“篇幅一般不长”,并没有说篇幅长的文章便不能称为散文,因此,我们还是选了一些篇幅较长但又觉得不应遗漏的文章。这些文章中,虽然有的也收入我的另一本书《箫声剑影——刘绪贻口述自传》上卷,但作为《刘绪贻散文集》,似又不应阙如,所以还是选入了,希读者见谅。

我们根据所选文章的性质,将之大体分为抒情篇、感怀篇、怀人篇三辑。抒情篇和感怀篇各收文章 16 篇,怀人篇收文 33 篇,总共收文 65 篇。每辑中文章均按写作时间先后排列。

这是一本文学门外汉的散文集,除希望一般读者赐教外,特别希望文学界人士的批评指教。

刘绪贻

2010 年 1 月 5 日于求索斋

目 录

题 辞 / 1

第一辑 抒情篇

梦 / 3

喜极而忧 / 4

撩人的黄昏后 / 6

灵肉矛盾——86岁感怀 / 8

86老翁缘何健? / 10

平生幸伴东湖住 今望东湖却怅然 / 13

多情人不老 / 16

如有所失 / 18

清清的香 淡淡的甜——钻石婚自我评说 / 20

89岁断想 / 22

学电脑的尴尬 / 24

叔爹 / 25

难忘的舐犊之情 / 27

命该如此 / 30

这样一朵花儿竟独自飘零——忆叶琼 / 33

幺舅妈 / 36

第二辑 感怀篇

80寿辰学术座谈与庆祝会上答谢词 / 41

美国大学生与《红楼梦》 / 43

- 更有意义的纪念 / 44
- 安徽白猴 / 46
- 我和汉口四宫殿的一段情缘 / 47
- 70年来渡江记 / 49
- 黄鹤楼公园不宜企业化之我见 / 52
- 再谈黄鹤楼公园不宜企业化 / 53
- 黎明前的觉醒与搏击——忆解放前夕我的地下斗争生活 / 56
- 《十面埋伏》的魅力 / 62
- 千姿百态的养生之道 / 64
- 白山黑水拾珠 / 66
- 我研究美国史的经历 / 69
- 西南联合大学的奇迹 / 83
- 复子婧 / 89

第三辑 怀人篇

- 在社会缝隙里自得其乐的美国人 / 93
- 情比桃花潭水深——忆丰子恺先生 / 95
- 冰心生活情趣 / 97
- 国运艰危时几位清华教授轶事 / 99
- 可遇而不可求的真诚友谊——忆格特曼教授夫妇 / 101
- 冰心与她的“傻姑爷” / 104
- 自称“湖北佬”的世界著名作家聂华苓 / 107
- 马约翰教授轶事 / 113
- 敢将椽笔续《离骚》——记诗人聂绀弩 / 116
-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——我所认识的李达校长 / 121
- 国际书缘 / 127
- 与储安平缘悭一面 / 129
- 深切怀念丁则民教授 / 131
- 桃李无言 下自成蹊——忆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 / 134
- 脊梁·榜样·校正仪——读李锐 / 145

- 怀念周鲠生校长 / 148
- 天助自助者——忆先师费孝通教授 / 151
- 重视实证研究、胸襟开阔的陈达教授 / 156
- 谜语式革命生涯——忆艾光增学长 / 159
- 无心插柳柳成荫 / 162
- 博学、济世、风趣的社会学家潘光旦教授 / 164
- 外婆 / 173
- 绛帐春风 / 176
- 记我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两位导师 / 180
- 痛悼冯承柏教授 / 187
- 我所知道的吴宓教授 / 188
- 忆挚友史国衡教授：一位潜力被扼杀的社会学家 / 202
- 悼念美国著名黑人史学家约翰·霍普·富兰克林 / 213
- 致歉与谅解——回忆诗人曾卓 / 220
- 恩友张业鑫 / 227
- 和而不同——我与美国著名史学家柯特勒的友谊 / 229
- 记我的挚友、中国发展油菜科学和油菜生产奠基人
——刘后利教授 / 242
- 记纹身师刘元睿 / 247

第一辑 抒情篇

梦

平生多梦,大多总不过是梦。醒后心情,形形色色。许是梦得够了,近年来梦少,甚至只偶尔一梦。往往一觉醒来,淡泊宁静。起床后料理诸事完毕,便开始工作。

今晨起来,花香鸟语中,却做了个白日梦。昨天,应《晋阳学刊》之约为我这个小人物写传略的尹宣先生来访,要求我将1948年发表在上海、北平、南京、天津等杂志和报纸上的约30篇文章,给他参考。我无以应命,并兴起一阵怅惘之情。除上述文章外,加上建国后我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(连同底稿)约四五十篇,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抄家屡屡,洗劫殆尽。这些文章的定稿,大都是老伴周世英抄写的,字迹工整娟秀,颇为悦目。所以,其中不仅有我的心血,也有她的红颜梦;敝帚自珍之情,可想而知。然而直到今天,回到我手中的,不过14篇。历经申请查找,总是音信渺然。

今晨我又想起这事。我想,当时抄走这些文稿的责任者如果勇于负责的话,组织一点力量,查一查有关报刊,把我和与我有同样愿望的人的文章影印出来交还我们,并非难事;而且,这不也是落实政策吗?

然而我又想,这件事在我固然盼望殷切,比起四化大业来,却似乎微不足道。而且那些责任者大都是没有责任感的官僚和投机者,总是把责任上推给“四人帮”。因此,就觉得这不过是白日梦。但再一想,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,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,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,使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;如今在新长征道路上,又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,这点小事,办起来有何难哉!经过反复思考,我认识到,我的这个梦是否只是白日梦,取决于我国的政府是否能树立起现代公民权利的观念。只要我们是臣民而非公民,我们的好梦便难成真。

1986年4月21日于珞珈山

喜极而忧

1945年,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书。5月德国投降的那一天,芝加哥全城沸腾。入夜,街上一片狂欢景象,平时的行为准则不起作用了,人们甚至可以拥抱亲吻自己遇见并且喜欢的任何异性。到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那一天,我虽然意识到当夜那种狂欢之乐,也许有机会吻一吻异国娇娃,但作为中国人,比较拘谨,我没有胆量到大街上去尽情享受那狂欢之夜,只是坐在自己的宿舍里反复背诵杜甫的名诗:“剑外忽传收蓟北,初闻涕泪满衣裳”。每当背到第三句“却看妻子愁何在”时,因当时我的妻、子俱在重庆,无缘得见,仍不免乡愁。背到第四句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时,虽也能狂喜一阵,但为时甚暂。因为,当时我的学业尚未告一段落,不能像杜甫那样“青春作伴好还乡”,而今难以“放歌纵酒”的,则还有更重要的原因,这要从头说起。

我少年时国家多难,由于读了些旧书,深感“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”,同时也难免有显亲扬名幻想。然而家境清贫,性情耿介,自认仕途难闯,不愿预闻政治,总是做着读书成名,“布衣傲王侯”的清梦。到读高中时,这一梦想具体化为清华、北大这样一些大学的著名教授。可是,20世纪30年代以来,在国民党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亡国政策的纵容下,日寇步步进逼,到“七·七”事变后,清华、北大不得不迁往昆明,它们的那些名教授的安身立命之所也岌岌可危。这铁一样的事实告诉我,中国只有打败日寇,并在打败日寇后通过现代化强大起来,我的梦想才有可能变成现实,否则就面临沦为亡国奴或流浪异域的危险。

在这种情况下,日本宣布投降,怎能不令人“喜欲狂”、“放歌纵酒”呢?但狂喜一阵之后,静下来仔细一想,中国是否能从此就走上现代化道路,使国家富强起来呢?很明显,当时中国最有力量的政党只有两个:国

民党和共产党。我当时不懂政治,认为国共斗争不过是争权夺利;不管哪一个,只要有一个党能把中国引上现代化与富强之路就行。

我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引导中国走上现代化与富强之路,那是1946年的事。于是,我根据自己掌握的一些情况对国共两党进行比较、衡量。首先我认为,日本投降后,国共合作是十分困难、甚至是不可能的,因为民族矛盾已不再是主要矛盾。其次,一方消灭另一方的可能性,在当时也是非常小的。因为共产党虽然是在野党,但在极艰苦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,党员、军队及民兵人数大大发展,根据地相应扩大,在整个中国社会中声望和地位有所上升,它的力量比抗战前和抗战初期大不相同了。以前国民党都消灭不了它,现在消灭它谈何容易!国民党呢,虽然它日益腐朽无能,大失人心,但它在抗战中后期积极反共,囤积了大量的美援物资以备战后对付共产党人,物质力量仍比共产党强大很多,共产党要想在短期内推翻它,也显得不现实。因此,国共两党继续斗争的形势在所难免。这样一分析,使我的兴奋之情不由得渐渐冷却下来,甚至感到前途茫茫,为国、为民、为自己的前途忧思不已。

除这种忧思外,自然不能不忆及国内的亲人。当时,我的妻子带着3岁女儿和1岁儿子住在重庆,母亲及弟妹住在黄陂县乡下。我遥想,乡下人不一定能及时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,重庆一定会知道的。孩子们小不懂事,妻子是一定会“喜欲狂”的。然而隔着一个太平洋,这种“喜欲狂”之情无计交融,于是不自觉地又背起了少陵名诗:今夜鄜州月,闺中只独看。遥怜小儿女,未解忆长安。香雾云鬟湿,清辉玉臂寒。何时倚虚幌,双照泪痕干。

现在我记不清,当夜我是什么时候上床就寝的,我在床上又辗转反侧了多久时光。

1995年6月14日夜于珞珈山

载《武汉春秋》1995年4、5月合刊

撩人的黄昏后

1945年,我到美国读书,同时进校、选课也基本相同的,有个叫简的美国女同学。她算不上美人,年龄大约30岁左右,但肌肤白皙,面目端秀,举止温文尔雅,特别是胸脯非常丰满,使得我在课间休息时,总爱找她聊聊天。她也许是出于对外国学生好奇,或者是看出我对她的兴趣,对我也十分友善和热情。后来我知道,她已结婚,有个小孩,丈夫经商很忙,常常让她独守空闺。有个星期天上午,我拿着球拍前往网球场,在人行道上和她邂逅。她独自用儿童车推着孩子在校园散步。稍事寒暄之后,我问她是否喜欢打网球。她微笑着飞了一下眼神道:“怎么说呢?我的球艺虽不高,但当我站在网球场上时,至少意识到对面有个人在陪着我玩,不感到孤寂。”我隐约感到,她也许是在责备她的丈夫“商人重利轻别离”吧?

我和她,一个是罗敷有夫,一个是使君有妇,然而,我们的友谊发展着,好像是慢慢啜着一杯淡淡的葡萄美酒。

1946年初春,她的丈夫又因跑生意去了纽约。在一个雨后初晴的周末黄昏,她请我到她家共进晚餐,在座的还有个加拿大来的女硕士生和一个优秀的美国黑人博士生。两对男女,来自3个国家,属于3个种族,别具一番情趣。在去她家的路上,街道洁净,空气异常新鲜。花草树木焕发着浓浓的春意,使我感到按捺不住生命力的律动。到达她家后,满室温馨震撼着我的心灵。平日里,她因忙于学业和家务,除注意整洁外,很少刻意打扮。这个黄昏,她身穿一件深红色的绸质晚礼服,薄施脂粉,浅描眉黛,体态丰腴,胸部隆起,充分显示出一个少妇的风情与魅力。客厅里响着华尔兹舞曲,她轻盈地旋转着,明亮的眼睛,甜蜜的笑靥,含蕴着柔情,好似在召唤:朋友,来和我共舞吧!如此良夜,不欢何待?可惜的是,我对自己舞技没有信心,虽然一再跃跃欲试,始终未上前去和她共舞。对着她

失望的眼神,我只好报以深深的歉意。另两位客人平时并不太喜欢跳舞,看着如此情景,只好打圆场。他们说,让我们来谈人生、谈文艺、谈友谊、谈爱情吧!

在那个温馨的周末黄昏,我们究竟谈了些什么,早已是过眼烟云。我只记得谈了不久,便喝起葡萄酒,共进晚餐。酒上心头,她尽管极力保持着女性的矜持和尊严,我仍能在她的眉宇间、腮帮上读到一个怀春少妇期待和渴望的信息。晚餐后,她又开了留声机,放着舞曲,但另两位客人不久就起身告辞,并似有意无意地对我说,我们走了,你留下吧!这时,我望了望她,她微笑不语,既不请我留下,又不向我道别。我忽然想着,如果我留下,这个弥漫着温馨和春意的屋子里就只剩下我们两人,她肤如白雪,面泛桃花,红红的嘴唇,丰满的胸脯,这真是:“纵使刘郎真铁汉,奈神矢,乱穿心!”但又一转念,忽然想到留在国内一人带着一双小儿女的年轻妻子,而且记起一次她在来信中提到,昨夜邻居宴客,有位客人吟诵着那首著名的唐诗,“闺中少妇不知愁,春日凝妆上翠楼,忽见陌头杨柳色,悔教夫婿觅封侯。”妻还说,这首诗显然是针对她而吟的,想到这些,我只好硬着心肠离开了那个撩人的黄昏。

出了她家后,忽然一阵春风吹来,熏人欲醉,真是良辰美景奈何天,让人流连。特别是眼前看着另一对客人在茫茫夜色并肩向着公园树影中走去,更引起我的怅惘之情。我站在街头深深地吮吸了一番这春夜迷人的春之气息,才踉踉地回到自己宿舍——我也孤独,简也孤独,妻子虽有一双儿女作伴,我想也难免感到孤独。

多少年来,我不知多少次回忆起那个美好的黄昏后;每每读到宋代那首著名的“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”词儿时,总是感到韵味无穷。有时甚至侥幸当日的果断与毅然,否则若偶然“失足”,在此后的几十年里,我会带着怎样的一种愧疚的心情面对妻儿呢?

1995年9月6日于珞珈山

载1996年10月26日《楚天周末》

灵肉矛盾

——86 岁感怀

去年岁尾,我在《读书》第 11 期上读到我的老师费孝通《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》一文。其中说:“从 1995 年以后,……总的感觉是力不从心。里边还想着做这个做那个,可是实际上做不来了。我这个生物体和人文世界里形成的精神要求合不到一块了。”当时读后虽有同感,但因我刚当选武汉市 10 位健康老人之一,这种感觉并不深刻,也不持久。今年 1 月中旬,我因睡眠不足,忽然头痛甚剧,遵医嘱作了 CT 检查,据检查结果医生说这是对我的第一次警告,如果再不注意,就有两种可能:或脑溢血;或老年痴呆。医生的话不可全信,但亦不可不信。这样,我的灵与肉或心与力的矛盾就更明晰起来了。

这种矛盾的内容是很丰富的。比如,有时我想尝尝李太白让杨贵妃捧砚、高力士脱靴的那种狂态;有时我想学学陆放翁从军时雪夜刺虎的那种豪情;有时我和龚自珍同做一梦:“愿得黄金三百万,交尽美人名士,更结尽燕邯侠子”;偶尔还想做少年游,像罗密欧乘月夜到朱丽叶闺窗下低吟小夜曲。不过,这显然都是些力不从心的心事,想想也就算了。

真正使我难以忘情的,却是以下两件心事。首先,改革开放以来,值得阅读、甚至启人心智与动人心魄的书籍、杂志、报纸逐渐出现,某些心灵的语言也可以写成文章发表了。我的阅读兴趣较广泛,家里订阅和赠阅的中外报刊就有 20 多种;至于图书,除中外朋友和学生赠阅的以外,自己也陆续买了些偏爱的书,小小 14 平方米的求索斋,已难容纳。即使不去图书馆,仅我书架上,就有不少我极想读的书还未及阅读。至于写文章说说真心话,这不仅是我的爱好,还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的驱使。

近些年来,我已停止大部头书的著作,除少数散文、杂文外,主要是就社会热点问题写了些批判性文字。85 岁生日感怀诗云:七十年来是与非,灵台无计避安危;不辞消得人憔悴,好把余年作警雷。我自认为是为了国家、人民的长远利益而写作的。尽管直到 1987 年离休以来,我没有节假日,也没有星期天,一年到头只是阅读和写作,但是,目力、精力的减退总使我感到许多应读的东西未及读,许多应写的文章还未及写;而且,我更深深感到我没有能力使我想写的文章都有发表的机会。我到这个世上来,有许多对社会、对人类应尽的责任尚未尽,应该实现的自我价值也未完全实现,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矛盾,看来是永远也解决不了了,怎能无动于衷?

我原来是个只读书不问政治的人,从 1946 年起,我逐渐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,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1948、1949 年之交,我参加了党领导的地下斗争。建国以后,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,我又从理论上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,为生活和工作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而感到自豪。但从 1957 年起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被践踏以来,往往使我对以解放全人类为崇高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忧心忡忡。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和成就,让我欣喜;而东欧的变化和苏联的解体,又让我思考和忧虑。凡是相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知识分子,都有责任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密切关心,认真钻研并进行监督,总结教训,深入探索走弯路的原因,以免重蹈覆辙。近年以来,我是在为此而尽绵薄之力的。特别是最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违反国际关系准则、践踏人权和人道主义的野蛮暴行,更令我感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文明、民主、富强的中国的道路上,还有许多障碍有待迫切清除。然而,任务是艰巨的,不独自己力量有限,又到 86 岁高龄,我想作的贡献和能作的贡献实在是差距太大。因此,医生的警告固然可感,但还不得不时时让我的灵魂给我的肉体加鞭。

1999 年 5 月 13 日(86 岁生日)于珞珈山

载 1999 年 6 月 21 日《长江日报》